

初探聖塞西莉亞圖像在十八世紀的新意與轉變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林采樺

摘要

聖塞西莉亞（Saint Cecilia）據傳為羅馬帝國的基督教殉道徒，約於十五世紀末經附會成為了音樂家的守護聖人，並常見於後世的畫作中，形象多為演奏樂器的女子。然而，相較於十七世紀，描繪聖塞西莉亞的原本多為神聖性濃厚的宗教圖像，時至十八世紀，卻似乎有逐漸走向世俗的傾向？到了十八世紀下半葉，甚至出現了結合聖塞西莉亞傳說以及當時名媛的扮裝式肖像畫。

本文首先梳理能被明確指為聖塞西莉亞的圖像應具有哪些傳統特徵，並將搜集而來的十八世紀聖塞西莉亞圖像分類進行討論與分析，將聖塞西莉亞圖像初步分為依循傳統的宗教圖像，以及十八世紀晚期扮裝式的仕女肖像。觀看聖塞西莉亞圖像描繪在十八世紀的時空背景之中，究竟有何傳承與創新？又是何以如此？

關鍵字

聖塞西莉亞（St Cecilia）、西洋樂器、管風琴、肖像畫、雷諾茲（Joshua Reynolds）

前言

聖塞西莉亞（Saint Cecilia）為基督教信仰中一名備受歡迎的處女聖徒，據傳生活在西元二世紀，並常與其他備受尊敬的聖人相提並論。她的生平與早期基督教尚未普及時，因信仰而殉難的教徒故事多有雷同，這些殉道者的事蹟多被視為後代基督教教徒的信仰典範。在西元五至六世紀時，出現許多關於基督教殉難者的文本，如《受難》（*Passio*）中便記載了聖塞西莉亞的生平，然而確實能證明聖塞西莉亞真有其人的資料卻非常稀少。¹ 而在基督教文化持續發揮影響力的中世紀，陸續也有其他納入聖塞西莉亞故事的宗教作品誕生，如十三世紀時集結基督教聖人的傳記集《黃金傳說》。² 這些傳說故事多半大同小異，在故事情節上並不會有太大的更動，多僅為故事細節加以添補，使聖塞西莉亞的傳說更具完整性些。

總體而言，聖塞西莉亞為一虔誠信仰基督教的羅馬貴族，滿心希望能為上帝維持處女之身，卻在家族的安排下不得不與另一非基督信仰的貴族瓦列里安（Valerian）訂婚。當婚禮上演奏的音樂響起時，聖塞西莉亞在心中向上帝歌唱，祈求上帝讓她的身心皆不被玷汙，永保童貞。³ 為了維護自己的貞潔，聖塞西莉亞在新婚之夜向瓦列里安表明自己的基督信仰，並在對方要求之下，召喚了守護自己的天使現身，以證明神蹟，因而成功說服夫婿皈依基督教。這名天使更將兩個由玫瑰花與百合花所編成的花冠，分別交給了聖塞西莉亞與瓦列里安，告誡他們必須用純潔的身心守護這對花冠，因為這是祂從上帝的天堂帶來給他們的。⁴ 丈夫的兄弟提布提烏斯（Tiburtius）而後也在塞西莉亞的傳道之下，與瓦列里安一起由教宗烏爾班一世（Urban I, 222-230）主持受洗。但由於基督教在當時尚未合法，因此三人最終在當地長官阿馬基爾斯（Turcius Almachius）的命令下先後殉道。⁵ 傳說中，聖塞西莉亞遺言表示願將故居捐給教會當作教堂使用，⁶ 這座教堂便是後來主要供奉聖塞西莉亞的提伯河西聖塞西莉亞大教堂（Basilica di Santa Cecilia in Trastevere）。

¹ Stanley Sadie, John Tyrrell,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vol.5 (New York: Grove, 2001), p. 330.

² Jacobus de Voragine, *The Golden Legend: Readings on the Saints*, trans. William Granger Ry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³ Peter F. Williams, *The Organ in Western Culture, 750-1250*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5.

⁴ Jacobus de Voragine, *The Golden Legend: Readings on the Saints*, trans. William Granger Ryan, p.319.

⁵ Stanley Sadie, John Tyrrell,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vol.5 (New York: Grove, 2001), p. 330.

⁶ Jacobus de Voragine, *The Golden Legend: Readings on the Saints*, trans. William Granger Ryan, p.323.

在基督教文化籠罩之下，中世紀擁有非常豐富的聖徒圖像。⁷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聖塞西莉亞圖像中，是沒有樂器相伴的，聖塞西莉亞最初與其他殉道徒無太大差異，手中常見之物為殉道標誌「棕櫚葉」。手持小管風琴的聖塞西莉亞圖像最早則可溯及十三至十四世紀，⁸ 此時聖塞西莉亞才被賦予了與音樂的連結。起因為一場對原始文本的翻譯疏失，原本聖塞西莉亞在故事中僅有在婚禮上在心底向上帝歌唱的段落與音樂稍有連結，卻因誤會而被添加了管風琴演奏家的身分。⁹ 當 1548 年，羅馬音樂學院（Academy of Music）成立時，聖塞西莉亞更是被當作該機構的音樂守護聖人，¹⁰ 也加深了聖塞西莉亞與宗教音樂的強烈關聯。

另一方面，十六世紀時據傳聖塞西莉亞的墳墓被發掘，崇拜聖塞西莉亞的熱潮更為盛行。在反宗教改革大行其道的十七世紀，更是出現了大量描繪聖塞西莉亞的畫作。¹¹ 聖塞西莉亞的原始文本並未明確提及樂器，因而給了後世藝術家在圖像描繪上很大的發揮空間。隨著西方樂器的發展，聖塞西莉亞圖像中也相繼出現各式各樣的樂器。

一、聖塞西莉亞圖像的傳統特徵

現存印象中，聖塞西莉亞最明顯且最首要的特徵便是手持抑或演奏樂器的年輕女子。然而，累積至十八世紀，持有樂器的仕女圖像不計其數。究竟聖塞西莉亞圖像具有什麼樣的特色？什麼模樣的畫作才較可能被明確指稱為描繪聖塞西莉亞的畫作？筆者認為將聖塞西莉亞的圖像從大量的樂器仕女圖像中作出區分是必須釐清的。

（一）中世紀至文藝復興

早期的聖塞西莉亞圖像多來自於教堂內部裝飾，如祭壇畫等，並多與聖母或其他聖人並列，如 1503 的《聖巴塞洛繆祭壇畫》（*Saint Bartholomew Altarpiece*）

⁷ 早期也有一些描繪聖塞西莉亞生平片段的教堂壁畫，如與丈夫瓦列里安一齊接受天使遞上的花環，以及被劍斬首殉道的畫面，本文考量篇幅，則聚焦於描繪聖塞西莉亞個人形象，尺幅較小型的畫作。有關文藝復興至巴洛克時期聖塞西莉亞圖像的詳細討論，可參見 Lisa Ann Festa, "Representation of Saint Cecilia in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Painting and Sculpture," (PhD diss. The Rutgers University, 2004).

⁸ Lisa Ann Festa, "Representation of Saint Cecilia in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Painting and Sculpture," p. 2.

⁹ Newadvent: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3471b.htm>> (2019/1/9 瀏覽)

¹⁰ Newadvent: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3471b.htm>> (2019/1/9 瀏覽)

¹¹ Hilliard T. Goldfarb, *Art and Music in Venic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Baroque*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3), p. 158.

【圖 1】中由左而右描繪了聖艾格尼絲（St Agnes of Rome, 291-304）¹²、聖巴塞洛繆（St Bartholomew the Apostle）¹³ 與聖塞西莉亞。其中聖塞西莉亞手持的攜帶型風琴（portative organ）為中世紀風琴中最小的一種，可置於膝上演奏。

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 1483-1520）著名的祭壇畫《聖塞西莉亞的狂喜》（*Ecstasy of St. Cecilia*）【圖 2】，完美地詮釋了聖塞西莉亞的故事。畫中聖塞西莉亞手持倒置的攜帶式風琴，¹⁴ 腳邊則散落一地毀壞的樂器，她抬頭看著乘坐在雲端，代表身處天堂的眾多天使合唱著。畫家藉由這樣的構圖安排，巧妙呼應了典故中聖塞西莉亞對婚禮音樂的不屑一顧，顯示其屏棄世俗的靡靡之音，神聖的天籟才是她心之所向。

前景中的樂器靜物是拉斐爾別出心裁的原創構思。¹⁵ 拉斐爾的繪畫向來對後世影響深遠，這幅傑出的作品也不例外，不僅成為聖塞西莉亞圖像的典範，也是後世許多畫家的靈感泉源。早在拉斐爾在世時，便透過與版畫家雷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 1480-1534）合作的複製版畫【圖 3】，讓此圖像在歐洲廣為流傳。1600 年，波隆那畫家雷尼（Guido Reni, 1575-1642）便憑藉臨摹《聖塞西莉亞的狂喜》大獲好評【圖 4】，得到豐厚的報酬與讚賞，¹⁶ 由這個例子也再次印證了此幅畫作的大受歡迎。

此時期聖塞西莉亞的象徵樂器，以各式管風琴為主。管風琴的起源甚早，發源於西元前，二世紀時已然成為古羅馬一種主要樂器，常見於宴會與劇院等娛樂場所。¹⁷ 在十至十三世紀，更成為西歐教堂內部的代表樂器，十五世紀時管風琴已被普遍視為教堂內的必備裝飾，常見於各個教堂之中。¹⁸ 一方是教堂的代表樂器，一位是音樂家守護聖人，兩者因相互呼應，發展至十五世紀，聖塞西莉亞與管風琴已擁有十分穩固的連結。

而隨著管風琴本身形制的演變，早期較嬌小的攜帶式管風琴逐漸式微，也消失在圖像中，由較大型的管風琴接手代表聖塞西莉亞的音樂屬性，如阿姆斯特丹版畫家穆勒（Harmen Jansz Muller, 1590-1594）所製的鐫刻版畫《聖塞西莉亞演奏管風琴》（*Cecilia spelend op het orgel*）【圖 5】。畫中聖塞西莉亞正專心地演

¹² 聖艾格尼絲也是名處女殉道徒，圖像特徵為常有羔羊在側。

¹³ 據說為一名忠心宣揚福音的使徒，在傳教中殉道，被人剝皮致死，形象常為手持剝皮刀的鬚髮男子。

¹⁴ Stanley Sadie, John Tyrrell,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vol.5, p. 332.

¹⁵ Pinacoteca Nazionale di Bologna: <http://www.pinacotecabologna.beniculturali.it/en/content_page/item/2811-st-cecilia-with-saints-paul-john-the-evangelist-augustine-and-mary-magdalen-ecstasy-of-st-cecilia> (2019/1/9 瀏覽)

¹⁶ 胡永芬總編輯，《虔信宗教的賭徒：雷尼》（臺北市：閣林國際圖書，2002），頁 4。

¹⁷ 馬克斯·韋德·馬修斯著，《樂器插圖百科》（*Illustrated Book of Musical Instruments*），區昊譯（太原：希望，2007），頁 234。

¹⁸ 馬克斯·韋德·馬修斯著，《樂器插圖百科》，區昊譯，頁 235。

奏管風琴，一旁則伴有數名天使，左側的成年天使雙手捧著書籍，目光卻望向聖塞西莉亞，半空中還有一名正準備為聖塞西莉亞戴上花冠的小天使。

（二）十七世紀

由於十七世紀器樂發達，以及反宗教改革盛行，順應雙方需求，此時產生了非常多的聖塞西莉亞圖像，以下將就十七世紀幾位著名的老大師之畫作，為聖塞西莉亞圖像進行簡單的特色梳理。

雷尼在聖塞西莉亞的圖像傳統中扮演關鍵角色，帶來了關鍵創新。雷尼於1606年為他的重要贊主紅衣主教斯馮德拉提（Paolo Emilio Sfondrati, 1560-1618）所繪的作品《聖塞西莉亞》（*St. Cecilia*）【圖6】，慣用於聖塞西莉亞圖像中的管風琴被置放在不明顯的後方陰暗背景中，聖女手中的樂器反倒是前所未見的提琴。¹⁹ 值得注意的是，提琴與管風琴一樣，擁有龐雜的譜系與悠久的歷史，並不是至十七世紀時才發明的樂器，前述的拉斐爾名畫，地上散落的俗世樂器中便可見提琴的身影。然而何以提琴在此時，得以躍升為聖塞西莉亞的代表樂器呢？筆者推想，這或許與時代背景高度相關。雖然提琴存在已久，但直到十七世紀，才開始進入上層社會與教堂，²⁰ 此外，十七至十八世紀後半葉為義大利小提琴製造業的黃金時代，小提琴在此時為大受歡迎的主流弦樂器。這樣的時代風氣極可能影響了藝術家的作畫選擇。

由雷尼首開先河後，將聖塞西莉亞與弦樂器做連結的畫作自此大量出現在十七世紀，如同屬波隆那畫派的畫家多梅尼基諾（Domenico Zampieri，常簡稱為 Domenichino, 1581-1641）《聖塞西莉亞與持有樂譜的天使》（*Saint Cecilia with an Angel Holding a Musical Score*）【圖7】描繪了手持七弦的低音提琴（Bass Viol）²¹ 看向天空而不必參照小天使手中樂譜彈奏的聖塞西莉亞，而羅馬畫家普利亞（Giuseppe Puglia, 1600-1636）筆下的《聖塞西莉亞》（*Saint Cecilia*）【圖8】則停下演奏，與抱著樂譜的小天使對視著。畫中聖塞西莉亞所持各式豐富的弦樂器儼然成為新的圖像傳統特徵。

除了樂器邁向更多樣化之外，十七世紀的藝術家在聖塞西莉亞的頭部裝飾上也有了與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不同的見解。同受託於紅衣主教斯馮德拉提的

¹⁹ 雷尼所處的時代，因應不同種類的提琴，同時有夾在兩膝間演奏的古提琴，也有類似我們現在熟悉的擱置肩上演奏方式。可惜從畫中難以推斷出雷尼所繪的聖塞西莉亞是演奏到一半中斷，還是已將原本放在肩上的提琴取下。為行文方便以及避免樂器考據上的混淆，筆者在此保守以「提琴」（viola）稱呼畫中樂器。

²⁰ Helmut Philipp Riedl, “‘St Cecilia’ by Giuseppe Puglia in Winnipeg,”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136, No. 1098 (1994): 618.

²¹ Musée du Louvre: <<https://www.louvre.fr/en/oeuvre-notices/saint-cecilia-angel-holding-musical-score>> (2019/1/9 瀏覽)

雕塑家馬代爾諾（Stefano Maderno, 1576-1636）的傑作《聖塞西莉亞殉道》（*The Martyrdom of Saint Cecilia*）【圖 9】，便刻劃了裹著頭巾的塞西莉亞倒下殉道的場景。馬代爾諾為聖塞西莉亞母題傳統新加入了頭巾裝扮，也被同代的其他藝術家仿效，如雷尼、多梅尼基諾的創作中，聖塞西莉亞便是裹有頭巾的音樂家形象，進而成為之後藝術家描繪聖塞西莉亞時，用以裝飾這名聖女的新選擇。

（三）小結

儘管不同畫家所描繪的聖塞西莉亞容貌、神情、姿勢各有不同，參照聖塞西莉亞早期文本並觀察十八世紀以前的圖像傳統，仍可指出聖塞西莉亞圖像具有以下特色：

1. 聖塞西莉亞為手持樂器，或奏樂中的年輕女子

身為永保童貞的處女，聖塞西莉亞多半被描繪為年輕的女子。而她的代表樂器，除了前述早期的各式管風琴，以及十七世紀新加入的提琴類之外，尚有一些畫家採用在西洋樂器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魯特琴（lute）來象徵聖塞西莉亞的音樂屬性，如威尼斯畫家沙拉契尼（Carlo Saraceni, 1579-1620）《聖塞西莉亞與天使》（*Saint Cecilia and the Angel*）【圖 10】。總體來說，截至十七世紀，聖塞西莉亞圖像中的樂器，以鍵盤樂器和弦樂器為主，偶有撥弦樂器類的魯特琴。此外，多數畫作定格在聖塞西莉亞中斷奏樂的一刻，藉以表達聖塞西莉亞對宗教的虔誠。

尚須特別注意的是，在已建立的聖塞西莉亞文本與圖像傳統中，總強調這位聖女在俗世與神聖樂音間的抉擇，因此，圖像中聖塞西莉亞所碰觸的樂器，很可能是畫家精挑細選後才入畫的，而畫家的種種考量，又會受到教會音樂的使用規範以及當時社會對於音樂的看法所影響。相較於代表上流社會的維吉那琴（virginal²²）、古提琴，以及適用於教堂聖樂的管風琴、提琴，魯特琴更廣受民間喜愛，最早推至十六世紀便已非常受歡迎，經常被用於情歌伴奏。²³ 沙拉契尼的《聖塞西莉亞與天使》中，不僅為觀者展現了多種十七世紀流行的樂器，畫家選擇讓聖塞西莉亞演奏與愛情有強烈聯繫，以往被視為較不莊重、較不適宜女性演奏的魯特琴，也反映了人們既有觀念的鬆動與進步。

2. 抬眼望天堂的姿勢為大宗，但仍有例外

²² 維吉那琴與斯皮耐琴（spinet）同為大鍵琴（harpsichord）的姊妹樂器，留存的多數圖像顯示這兩種樂器多由年輕女性彈奏。參自菲利浦·威爾金森（Philip Wilkinson）著，《改變音樂的 50 種樂器》，殷德倫譯（臺北市：積木文化，2017），頁 27。

²³ 謝斐紋，《音樂畫作與藝術風格：以圖像學論述》（臺北市：翰蘆，2017），頁 45。

宗教圖像中，常有耶穌或聖徒抬眼望向上方的畫法，以示對天堂、對上帝的信仰。加上拉斐爾畫中，四位聖人中僅有聖塞西莉亞抬眼看天空的構圖深植人心。後世畫家也常沿用這樣的姿勢，以及聖塞西莉亞嚴肅的表情，顯示這位貞潔的聖女雖然演奏著俗世樂器，卻仍心繫天堂的虔誠特質。不過，後來也有不少畫家選擇讓聖塞西莉亞專心致志地演奏樂器，強調她的音樂才華【圖 5】，或安排與天使對望【圖 8】、【圖 10】。

3. 身旁或有散落的樂器

自從拉斐爾以被丟棄在地上的樂器象徵聖塞西莉亞對塵世樂音的排拒後，聖塞西莉亞圖像傳統中便出現了许多被擱置在一旁的樂器，如【圖 11】、【圖 12】所示。再舉一個十分顯著的一個案例，沙拉契尼的另幅作品《聖塞西莉亞殉道》（*The Martyrdom of St. Cecilia*）【圖 13】中，即便是殉道的場景，仍以地上的殘破樂器表示聖塞西莉亞虔誠的選擇，以及為了信仰慷慨赴義的終局。²⁴

雖然不見得每幅畫都如此安排，端看畫家如何選擇，但是「散落的樂器」與「抬眼望天、或望天使的姿勢」同是為了彰顯聖塞西莉亞信仰上帝的虔誠心意。一般非宗教用途的音樂仕女人物畫中，少有散落的樂器在旁，即使有置於身邊的樂器，也會是完好，而非毀損的狀態。因此「散落的樂器」仍是筆者認為用以判斷是否為聖塞西莉亞圖像的決定性元素。

4. 聖塞西莉亞常有天使隨侍

在聖塞西莉亞傳說故事中，她的守護天使頻繁出場，更是使聖塞西莉亞成功說服丈夫瓦列里安信教的關鍵角色。將聖塞西莉亞與拿著樂譜的小天使做連結，在十七世紀的畫作中非常多見，²⁵ 另外，由於原始傳說中，並沒有為天使的年齡樣貌多作著墨，因此也有不少成年男性天使出現在畫中。而天使的存在也側面指出聖塞西莉亞的聖人身分。

不過，觀察十七世紀的聖塞西莉亞圖像，雖然以有天使相伴的作品占大宗，但仍有不少沒有天使，但仍足以讓人判定為聖塞西莉亞的圖像。例如雷尼似乎傾向只著重描繪聖塞西莉亞個人與樂器的場景【圖 6】、【圖 14】，然而，前者畫中裹著頭巾的女子身後有著管風琴、又抬眼望天；後者畫中女子雖然望向觀眾，卻留著與拉斐爾畫中【圖 2】相似的髮型，頭部環繞著神聖的光圈，雙手放置於樂器的鍵盤上，其中一隻手中握著棕櫚葉，兩幅畫皆為描繪聖塞西莉亞，看來無

²⁴ 謝雨芸，〈繪畫中的樂器：以義大利及法國巴洛克時期繪畫作品為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2018），頁 96。

²⁵ Helmut Philipp Riedl, “‘St Cecilia’ by Giuseppe Puglia in Winnipeg,” p. 616.

庸置疑。呈上所述，筆者認為，即使沒有天使這個重要元素，但憑藉其他顯著特徵，仍可判斷是否為聖塞西莉亞圖像。

5. 天使為其加冕或頭戴花冠、裹頭巾、光圈

故事中有一段提及，天使給予聖塞西莉亞與瓦列里安，由玫瑰花與百合花所編成的花冠。出於這段典故，玫瑰花與百合花也是聖塞西莉亞的象徵物之一，不少畫作描繪了將為聖塞西莉亞加冠冕的小天使，如【圖 5】，也有一些畫家選擇直接讓聖塞西莉亞頭戴花環，如【圖 15】。此外，如前所述，即使有些作品中沒有花環，畫家也常選擇用頭巾或光圈等裝飾聖塞西莉亞的頭部【圖 6】、【圖 7】、【圖 14】，以示其聖人身分。

綜上所述，可以很明顯地觀察出，聖塞西莉亞原始文本只是提供了故事的骨幹，在細節上留有許多空白空間，大多數可辨別聖塞西莉亞的元素，反倒是後世畫家依照自己的理解與想像而自行作出詮釋的。這些表彰聖塞西莉亞的特徵可能會被更之後的畫家延續，也可能不會，更可能再增添新的表現方式。因此上述的五點特徵，僅是筆者觀察圖像傳統後的歸納，這些特徵並非缺一不可，更需經觀者深思、再作判斷。可謂聖塞西莉亞圖像傳統本身具有非常大的延展性，使藝術家得以活用這些傳統特徵，塑造出形形色色的聖塞西莉亞。雖然造成圖像辨識上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卻也豐富多元，耐人尋味。

二、依循傳統而生的十八世紀聖塞西莉亞圖像：從教堂到樂譜

照時序看來，十八世紀為一承先啟後的時期，接續了已建立了如此豐厚圖像基礎的十七世紀，且看此時期的聖塞西莉亞圖像又有何延續與發展呢？

前言中提及的提伯河西聖塞西莉亞大教堂，在十七、十八世紀中，教會曾數度費心委託藝術家幫忙裝飾內部空間，在眾多委託案之中，義大利畫家孔卡（Sebastiano Conca, 1680-1764）於 1727 年替這座大教堂完成了天頂濕壁畫【圖 16】。這幅天頂壁畫呈現了一個盛大的多人場景，中央是封聖的聖塞西莉亞，正鞠躬屈膝、接受耶穌的花冠加冕，她的周圍則環繞眾多人物，如聖母、聖徒以及天使等，十分熱鬧。畫面右下方還有引人注目的四名天使合力撐起管風琴的有趣情景。

聖塞西莉亞大教堂所在地——羅馬，由於是聖塞西莉亞的生長之處，自古便為其主要受祭祀的區域，不過，崇拜聖塞西莉亞的信仰，以及由信仰衍生的

藝術文化，之後也擴及義大利的其他區域，甚至遠播至歐洲其他區域。²⁶ 十八世紀時，受到資助得以旅行四方的威尼斯畫家佩萊格里尼（Giovanni Antonio Pellegrini, 1675-1741），便從漢諾威克萊門斯教堂（Clemens Kirche di Hannover）取經，複製了教堂中繪有聖塞西莉亞的祭壇畫，成為新的作品《聖塞西莉亞》（*St Cecilia*）【圖 17】。畫中身穿白衣的聖塞西莉亞身處一個半室內空間，停下鍵盤樂器的演奏，抬頭看著在雲朵中拉扯的天使們，右方有一名幫忙翻譜的大天使，畫面左側的門口則有兩位望向聖塞西莉亞的青年，其中一名驚訝地伸手指著樂器佇立在旁邊的大天使，另一名則拉住了同伴的衣領，像是在阻止他前行，或是安撫他的訝然。兩名青年或許正是故事中的瓦列里安與提布提烏斯兄弟倆。

斯洛維尼亞畫家梅辛革（Valentin Metzinger, 1699-1759）的畫作《聖塞西莉亞與聖白芭蕾》（*Sveta Cecilija in sveta Barbara*）【圖 18】，則描繪了站在管風琴旁的聖塞西莉亞，以及同為羅馬帝國時期殉道徒的聖白芭蕾（St Barbara）。聖白芭蕾是頗受東正教徒歡迎的一位聖人，常見的象徵物為她手中所持的鎖鏈。從看似傳統祭壇畫的形式，推測與佩萊格里尼的畫作一樣同為祭祀使用，梅辛革在職業生涯中，也常為教堂作裝飾，本幅畫作很可能便是放置於教堂中的祭壇畫。上述三個例子，足以見得時至十八世紀，聖塞西莉亞圖像仍具有宗教上的用途。

佩萊格里尼的後輩，威尼斯畫派中才華洋溢的提也波洛（Giambattista Tiepolo, 1696 -1770）也有一幅《聖塞西莉亞》（*Saint Cecilia*）【圖 19】，不同於前述天頂壁畫與祭壇畫較為複雜的構圖，本幅畫的場景聚焦於聖塞西莉亞個人，身穿華服、頭戴花環、頸間配有珍珠項鍊的聖塞西莉亞，比起提也波洛描繪其他聖徒或聖母的畫作，相對華麗許多，這身打扮反倒近似畫家用以描繪其他貴婦的風格。然而，畫家細心地描繪了聖塞西莉亞抬眼望天的姿勢、凝重的神情，以及倚靠著聖塞西莉亞，彷彿睡著般的小天使，仍十分良好地展現了聖塞西莉亞應有的形象。

孔卡除了繪有聖塞西莉亞大教堂的天頂壁畫之外，幾年後又畫了另一幅《聖塞西莉亞》（*St Cecilia*）【圖 20】。坐在管風琴前方的聖塞西莉亞，無視或在管風琴後探頭偷看、或伸手翻譜的小天使們，虔誠地凝視上方，她的身後則有另一名作勢為她加冕的天使。為了吻合聖塞西莉亞的傳說，孔卡仔細地刻劃了這個由玫瑰與百合花編織而成的花環。

²⁶ 據統計，十六至十八世紀間，聖塞西莉亞作品多數製作於義大利，其次為法國，與天主教信仰的勢力範圍吻合。參見謝雨芸，〈繪畫中的樂器：以義大利及法國巴洛克時期繪畫作品為例〉，頁 85-86，頁 152-155。

大眾對於聖塞西莉亞圖像的喜愛，不僅催生了為數眾多的油畫，十八世紀所製作的印刷品，也反映了聖塞西莉亞形象的流行。長年旅居英國的義大利版畫家巴托洛齊（Francesco Bartolozzi, 1728-1815），便製有依據英格蘭裔美國畫家魏斯特（Benjamin West, 1738-1820）畫作而來的複製版畫【圖 21】。版畫製作與出版商發行，往往必須考量市場需求，這件在 1784 年 6 月 1 日出版於倫敦的版畫，說明了聖塞西莉亞圖像歷久不衰的受歡迎程度。

將時序推移至更早些，十八世紀極具盛名的音樂家柯賴里（Arcangelo Corelli, 1653-1713）²⁷ 寫下的作品六（Op. 6），也與聖塞西莉亞圖像有所交集。作品六的樂譜，出版時空為 1714 的阿姆斯特丹，由當時首屈一指的荷蘭樂譜出版商羅傑（Estienne Roger, 1665-1722）²⁸ 負責發行。樂譜的卷首則附一幅版畫《聖塞西莉亞彈奏魯特琴》（*St. Cecilia Playing A Lute*）【圖 22】，是經由義大利畫家特雷維薩尼（Francesco Trevisani, 1656-1746）設計，再由荷蘭版畫家古文（William van der Gouwen, 1640-1720）²⁹ 負責鐫刻，以利出版。這幅合作版畫，從慣有的圖像脈絡看來，顯得格外特別：藝術家選擇將聖塞西莉亞安排在半室外空間中，遠方有樹木、以及拱門、圓柱等建築物局部，左側牆壁上還懸掛著旗幟，其上印有特雷維薩尼與柯賴里共同贊主家族的家徽。停下撥奏魯特琴的聖塞西莉亞，若有所思地抬頭望向天堂，身側的管風琴上擺滿了樂譜，樂譜中有把幾乎被掩蓋住的小提琴（或中提琴），另有一把大提琴，斜倚靠在管風琴華麗的琴腳上。

特雷維薩尼實為柯賴里最欣賞的義大利畫家，經推測，柯賴里極有可能是聘請特雷維薩尼為自己設計樂譜封面的主導者。³⁰ 據悉，柯賴里生前甚至收藏許多特雷維薩尼的畫作。根據這位音樂家的遺產清單，他曾擁有特雷維薩尼的 22 件作品，是其一生收藏畫作中，數量最高的。³¹ 在這個聖塞西莉亞版畫與樂譜結合的案例中，還有一個耐人尋味之處：柯賴里的作品六是為小提琴、中提琴和低音提琴所作的樂曲，然而，在封面的版畫中，聖塞西莉亞置於膝上的卻是魯特琴，樂譜中的主角小提琴與大提琴，反倒被擱置一旁。何以不選擇提琴家族的樂器讓

²⁷ 柯賴里可謂巴洛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義大利小提琴家和作曲家，在音樂史上具有「現代小提琴技巧創建者」及「大協奏曲之父」的美名。

²⁸ 非常高產的法籍荷蘭樂譜出版商，以非凡音樂品味與獨到的行銷能力聞名國際，對當時的西歐樂譜市場擁有傑出的掌握能力。與鹿特丹、布魯塞爾、巴黎、科隆、萊比錫、柏林、漢堡和倫敦等城市皆有貿易往來。參自 Rudolf Rasch, “Corelli's Contract: Notes on the Publication History of the ‘Concerti Grossi... Opera Sesta’ [1714],” *Tijdschrift van de Koninklijke Vereniging voor Nederlandse Muziekgeschiedenis* Deel 46, No. 2 (1996): 85.

²⁹ 有關 Guiliam van der Gouwen 的生平鮮為人知。據悉他來自安特衛普，於 1680 年代定居阿姆斯特丹，並於 1716 年去世。他為 1700 年左右在荷蘭共和國出版的許多書籍製作了版畫。參自 Rudolf Rasch, “Corelli's Contract: Notes on the Publication History of the ‘Concerti Grossi... Opera Sesta’ [1714],” p. 96.

³⁰ Rudolf Rasch, “Corelli's Contract: Notes on the Publication History of the ‘Concerti Grossi... Opera Sesta’ [1714],” p. 96.

³¹ Rudolf Rasch, “Corelli's Contract: Notes on the Publication History of the ‘Concerti Grossi... Opera Sesta’ [1714],” p. 96.

聖塞西莉亞彈奏呢？或許是出於對畫家個人創意與構思的尊重，未聞柯賴里和羅傑對於構圖有所意見。筆者推想，畫家可能考量了魯特琴更具世俗色彩，³² 更適合大量出版的樂譜。這幅版畫也可能巧妙地利用了聖塞西莉亞母題，逐漸染上世俗性後，產生的模糊性：擱置在一旁的樂器，究竟是聖塞西莉亞排斥世俗樂音的證明？是彰顯音樂守護聖人具有極高的音樂天賦，擅於演奏各種樂器？還是請觀者一齊加入演奏的邀約呢？³³ 樂譜封面上，守護音樂的聖女放下了手中的魯特琴，然而，正是塵世間的音樂家拾起提琴、大展身手的時刻了。

綜上所述，聖塞西莉亞圖像發展至十八世紀，除了傳統的教堂內宗教畫之外，就媒材而言，油畫、版畫也仍有不少佳作產出，聖塞西莉亞依然是十分受歡迎的作畫題材。柯賴里作品六的封面版畫，也指出聖塞西莉亞圖像在使用上有所突破，雖然人物描繪上，大抵不脫傳統模式，為了商業出版品而做的動機，卻是前所未聞。此外，十五、十六世紀的音樂家行會、團體、音樂學院，³⁴ 僅以聖塞西莉亞作為機構的守護聖人，時至 1766 年，當時仍是英國殖民的北美地區，更是成立了直接以聖塞西莉亞為名的私人音樂勵進組織「聖塞西莉亞協會」(Saint Cecilia Society)，³⁵ 更顯示這位音樂家守護聖人似乎已成為「音樂」本身的代言人了。

三、扮裝聖塞西莉亞：與肖像畫結合的十八世紀聖塞西莉亞圖像

將時空背景挪到歐陸之外的十八世紀英國，聖塞西莉亞圖像又產生了有趣的變化，出現了多幅扮裝為聖塞西莉亞的仕女肖像畫。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當時崛起的新興階級，也有能力仿效以往的王公貴族，委託與購買肖像畫，為藝術市場注入了更多的活力。透過訂製肖像畫，可以彰顯這些新興階層媲美貴族的不凡地位，肖像畫遂成為許多畫家賴以生計的畫種。十八世紀大量的肖像畫可謂當時的仕紳、淑女們自我意識提升的產物，³⁶ 也因此經常強調畫中模特兒的精神或個人特質。³⁷ 然而，當時也有人批評肖像畫僅是複製真人的容貌，在藝術表現上遠不如最高階的「歷史畫」需要更多的創意。為了提升肖像畫的階層，藝術家想出了將肖像畫與歷史畫結合的妙計——將畫中模特兒扮裝為古典神話中的人物。如此一來，不僅能提升畫作的價值，也能抬升模特兒的人格特質。

³² 參見註腳 21。

³³ 針對一些特徵不足，難以辨認是否為聖塞西莉亞或是凡間的女性音樂家，Festa 曾提出擱置的樂器可能也有邀請之意。參見 Lisa Ann Festa, "Representation of Saint Cecilia in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Painting and Sculpture," p. 225.

³⁴ 如 1497 年於魯汶 (Louvain) 的音樂家團體，以及前言所提及的 1548 年成立的羅馬音樂學院 (Academy of Music) 皆選擇聖塞西莉亞作為他們的守護聖人。

³⁵ Jessica Lanier, "Martha Coffin Derby's Grand Tour: 'It's Impossible to Travel without Improvement'," p. 40.

³⁶ Linda Walsh, *A Guide to Eighteenth-Century Art*,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6), p. 75.

³⁷ Linda Walsh, *A Guide to Eighteenth-Century Art*, p. 75.

首任英國皇家藝術學院院長雷諾茲（Joshua Reynolds, 1723-1792），向來非常擅於描繪這類結合人物與古典寓意的肖像畫，也接獲許多中上階層的委託案，其中便包含數幅名媛扮裝為聖塞西莉亞的肖像畫。雷諾茲的得意之作《謝里丹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Elizabeth Linley, Mrs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as Saint Cecilia*）【圖 23】，很可能作為源頭，開啟了將聖塞西莉亞與肖像畫結合的熱潮。這幅畫由劇作家謝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1-1816）所訂製，畫中模特兒則是他的夫人（Elizabeth Linley, Mrs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4-1792）。謝里丹夫人為當時赫赫有名的歌手兼作家，素以其甜美嗓音和美貌而聞名，廣受歡迎的她，也常見於當時許多畫作之中。如雷諾茲的勁敵根茲巴羅（Thomas Gainsborough, 1727-1788）便曾為謝里丹夫人作畫，³⁸ 另一名學院院士薩謬爾（Richard Samuel，活躍於 1770-1787）更以她作為《阿波羅神廟中繆斯人物肖像》（*Portraits in the Characters of the Muses in the Temple of Apollo*）【圖 24】中歌唱的繆斯女神形象代表。她的同代人以「神聖」來形容她的聲音，劇院經理加里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甚至給她取了「聖徒」這樣的綽號。³⁹ 以「聖塞西莉亞」來形容善於歌唱的謝里丹夫人，看來再適合不過了。雷諾茲在作品中，描繪了停下彈奏管風琴的「聖塞西莉亞」，若有所思地望向前方；畫面左側籠罩著象徵天堂的雲朵與光芒，「聖塞西莉亞」身旁還伴有拿著樂譜，張口似乎在歌唱中的兩位小天使。這幅畫的構圖大抵仍依循圖像傳統，然而，以當時人們能輕易辨認的名人面容作畫，更是為了彰顯畫中模特兒優雅的性格與擅長音樂的美德所作，又進一步將聖塞西莉亞圖像傳統，推向世俗化的高峰。這幅大畫家為美麗歌手所繪的傑作，在 1775 年皇家藝術學院展展出後，大受好評，很快地便有複製版畫出版【圖 25】，1776 年展出於英國藝術家協會。直至雷諾茲過世後，仍有新的複製版畫發行【圖 26】。《謝里丹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圖像的流行與熱銷，由此可見一斑。

雷諾茲另有一幅由威廉斯永利爵士（Sir Watkin Williams Wynn, 1749-1789）於同年訂製的《聖塞西莉亞》（*Saint Cecilia*）【圖 27】。畫中模特兒同為謝里丹夫人，委託人威廉斯永利爵士，為當時有權有勢的地主暨政治家，經常支持與贊助藝術與音樂活動，這幅《聖塞西莉亞》便是為了裝飾家中音樂室而訂製。⁴⁰ 值得注意的是，畫中聖塞西莉亞所彈奏的樂器是豎琴（harp），而非傳統的管風

³⁸ 如 1772 年，根茲巴羅曾為林利（Linley，謝里丹夫人婚前的姓氏）姊妹作肖像畫，1775 年以及 1785-1787 年間，又各作了一幅謝里丹夫人的單獨肖像畫。詳見 Gillian Perry, *Spectacular Flirtations: Viewing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Theatre, 1768-1820*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Paul Mellon Centre for Studies in British Art, 2007), pp. 148-157.

³⁹ Waddesdon Manor: <<https://waddesdon.org.uk/the-collection/item/?id=365>> (2019/9/28 瀏覽)

⁴⁰ Gillian Perry, *Spectacular Flirtations: Viewing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Theatre, 1768-1820*, p. 153, p. 221.

琴。⁴¹ 雖然豎琴登場於西洋樂器史中已久，自希臘時期起，便有形似豎琴的樂器存在，但卻少見於聖塞西莉亞的圖像傳統之中。筆者遍尋十七世紀描繪聖塞西莉亞的畫作，僅獲得少數豎琴現蹤的聖塞西莉亞畫作：首先為沙拉契尼《聖塞西莉亞與天使》【圖 10】，右方背景中有一架豎琴；十七世紀末則出現了兩幅構圖相似的油畫，分別為 1691 年米尼亞德（Pierre Mignard, 1612-1695）《聖塞西莉亞向上帝歌唱》（*Sainte cecile singing to the Lord*）【圖 28】，以及 1695 年索里梅納（Francesco Solimena, 1657-1747）的《聖塞西莉亞和天使》（*Santa Cecilia e un angelo*）【圖 29】，似乎是首度讓聖塞西莉亞親自彈奏豎琴的畫作。米尼亞德的作品更在 1691-1703 年間，被複製為鐫刻版畫【圖 30】。版畫的流傳，很可能使雷諾茲得以接觸到米尼亞德的作品，他的《聖塞西莉亞》看來似乎挪用了米尼亞德畫中不少元素，包括演奏豎琴的身姿、擱在桌上的樂譜，兩幅畫中背景的相似度尤其高，右上方同有華麗布簾垂落、以及後方的列柱，列柱之間隱隱透著室外的風景。不過，雷諾茲將米尼亞德畫中低頭閱讀樂譜的小天使，改為側耳傾聽謝里丹夫人的演奏，也在左上方加入象徵神聖空間的雲霧，看來雷諾茲似乎更傾向營造較為戲劇化與魔幻的空間氛圍。

或許是兩幅描繪謝里丹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的作品太成功，引來了仿效作用，之後雷諾茲又於 1790 年，在學院沙龍展出了新作《比林頓夫人》（*Mrs Billington as St Cecilia*）【圖 31】。慣有的樂器並未見於這幅畫作之中，扮裝為聖塞西莉亞的比林頓夫人（Elizabeth Billington, 1765/1768-1818），身處於雲霧繚繞的仙境中，手捧樂譜，望向畫面右上方正引吭高歌的小天使們，這樣的構圖讓人聯想到拉斐爾名作上方的天使唱詩班，另外還有一名小天使，從聖光的方向飛往這位「聖塞西莉亞」，將為她戴上花環。

比林頓夫人也是當時一位才華洋溢且富有的歌劇歌手，在當時頗具話題性。不若謝里丹夫人的兩幅扮裝聖塞西莉亞畫作，皆是由其他男性所主導製作，本幅畫反倒是由比林頓夫人親自向雷諾茲訂製的。這名頗具話題性的女子，於 1783 年與一位低音提琴演奏家比林頓（James Billington，生卒年不詳）結婚，卻與前輩謝里丹夫人不同，婚後並未引退，仍繼續發展她的歌唱事業。然而，女性在婚後仍拋頭露面、公開演出的行為，似乎並不受當時社會認可，當時人們還是期待女子待在家中，相夫教子。謝里丹夫人從大眾舞台上「退休」，很大程度是受到丈夫的規範，⁴² 比林頓夫人持續表演，可能在一定程度

⁴¹ Lanier 表示在科普里（John Singleton Copley, 1738-1815）《德比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Mrs. Richard Crowninshield Derby as St. Cecilia*）登場之前，豎琴皆未見於聖塞西莉亞扮裝式肖像中。筆者認同豎琴少見於聖塞西莉亞圖像傳統之中，但在《德比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之前，雷諾茲的為威廉斯永利爵士所作的《聖塞西莉亞》，應是最早將豎琴用於扮裝式聖塞西莉亞的畫作。參見 Jessica Lanier, "Martha Coffin Derby's Grand Tour: 'It's Impossible to Travel without Improvement'," *Woman's Art Journal*, Vol. 28, No. 1 (2007), pp. 37-44.

⁴² Gillian Perry, *Spectacular Flirtations: Viewing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Theatre, 1768-1820*, pp. 152-156.

上也推波助瀾了她為人詬病的風評，當時社會充斥著許多關於這位女士私生活混亂的謠言。⁴³

雷諾茲最初在皇家繪畫學院展出這幅作品時，僅將標題訂為「一位著名歌手／一位名人」⁴⁴，據說還是比林頓夫人後來出面承認這幅作品是自己的肖像畫。⁴⁵ 相較於當初謝里丹先生訂製、以謝里丹夫人作為模特兒的畫，雷諾茲是以《一位扮裝為聖塞西莉亞的女士》（*A Lady, in the Character of S. Caecilia*）作為展出作品名稱，⁴⁶ 以「女士」（lady）這樣比較尊敬的詞彙描述謝里丹夫人，到了比林頓夫人時卻僅表示她的「知名」，或許也與比林頓夫人聲名狼藉脫不了關係。⁴⁷ 更讓時人無法接受的是，聖塞西莉亞原為純潔的處女，如今卻被用以提升風評不佳的一名女性的地位。當時甚至有作家以「神聖與褻瀆的不當混和」⁴⁸ 形容這幅畫，隱隱諷刺比林頓夫人的緋聞。⁴⁹ 然而，委託訂製而生的肖像畫，又如何能要求模特兒的品德呢？

本幅畫展出後引起不少批評，它的美柔汀複製版畫【圖 32】也遲至油畫展出後的十一年才發行，不若雷諾茲的其他名作總是迅速被複製。⁵⁰ 版畫的延遲出版，極可能與版畫商考量市場需求有關：1789 年，比林頓夫人備受抨擊的名聲，或許讓當年的版畫商不願出品她的肖像版畫；然而，時至十一年後發行複製版畫，反倒與比林頓夫人的晚期職業生涯波動、以及大眾最關心的緋聞，又有著一定程度關聯。比林頓夫人於 1794 年離開了英國，前往義大利演唱數年，在當地同樣受到熱烈歡迎。1790 年代人們對於她的私生活也依然深感興趣，包含她在比林頓去世後改嫁的第二任丈夫後來有暴力傾向，使她為了躲避丈夫又於 1801 年逃回英國，諸如此類的八卦頻傳，當時也有詆毀她的回憶錄出版。⁵¹ 1800 年，藝術經銷商布萊恩（Michael Bryan, 1757-1821）委託了版畫家沃德（James Ward, 1769-

⁴³ Martin Postle, *Joshua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Celebrity* (London: Tate Publishing; New York: Distribu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y Harry N. Abrams, 2005), p. 224.

⁴⁴ Postle 書中表示雷諾茲最初以「著名歌手的肖像」（*Portrait of a Celebrated Singer*）作為比林頓夫人這幅肖像的名稱，Perry 的說法則為「一位名人肖像」（*As a Celebrity*），兩者說法雖看似大同小異，但前者卻特別點出了「歌手」身份。參見 Martin Postle, *Joshua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Celebrity*, p. 224. 以及 Gillian Perry, *Spectacular Flirtations: Viewing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Theatre, 1768-1820*, p. 155.

⁴⁵ David Mannings, *Sir Joshua Reynolds: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his Painting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59.

⁴⁶ 參自 Waddesdon Manor: <<https://waddesdon.org.uk/the-collection/item/?id=365>> (2019/9/28 瀏覽)。雷諾茲早期的扮裝式肖像畫，似乎皆傾向不直接指名道姓出畫中模特兒為何人。參見參見 Perry, Gillian, and Colin Cunningham eds., *Academies, Museums, and Canons of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1999), p. 166.

⁴⁷ Gillian Perry, *Spectacular Flirtations: Viewing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Theatre, 1768-1820*, p. 155.

⁴⁸ 原文為：“An improper mixture of the sacred and profane.”

⁴⁹ Martin Postle, *Joshua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Celebrity*, p. 224.

⁵⁰ Martin Postle, *Joshua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Celebrity*, p. 256.

⁵¹ Martin Postle, *Joshua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Celebrity*, p. 256.

1859)複製雷諾茲的作品，或許正是深諳大眾對才華洋溢且話題性十足的比林頓夫人之持久迷戀而做的選擇。⁵²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比林頓夫人聘請雷諾茲將自己描繪為聖塞西莉亞的形象的前一年，她便曾委託另一名雷諾茲的對手畫家羅姆尼 (George Romney, 1734-1802) 創作過同一主題【圖 33】。然而，比林頓夫人似乎沒有買下這幅畫，在下一年又找雷諾茲的委託案，似乎更表明了 she 並不滿意羅姆尼的版本。⁵³ 透過以上三件描繪比林頓夫人、且深受她的人氣影響的作品案例，也為我們顯示，十八世紀晚期的女歌手已懂得如何透過自我塑造以及個人宣傳，積極地左右大眾對於自身的看法，⁵⁴ 如利用在公開展覽展示烘托自己才能的肖像，也十分懂得如何抓住公眾對於自己的好奇心。然而，從事需仰賴曝光率維持聲望的職業，女歌手似乎依然受到社會根深柢固的不良偏見所影響。⁵⁵

相似的例子還有英國畫家韋斯托爾 (Richard Westall, 1765-1836) 的《漢彌爾頓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 (*Lady Hamilton as St Cecilia*) 【圖 34】，漢彌爾頓夫人芳名艾瑪 (Emma Hart, Emma Hamilton, 1765-1815)，為一名模特兒兼演員，年輕時是羅姆尼的謬思女神，後來成為納爾遜將軍 (1758-1805) 的情婦。由於羅姆尼對年輕貌美的艾瑪深感癡迷，描繪了多幅艾瑪的肖像，使這名年輕模特兒在當時廣為人知，除了韋斯托爾將其描繪以聖塞西莉亞形象之外，包含羅姆尼的其他畫家，也常為艾瑪繪製各式扮裝肖像畫。

科普里 (John Singleton Copley, 1738-1815) 《德比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 (*Mrs Richard Crowninshield Derby as St. Cecilia*) 【圖 35】，接續比林頓夫人的前例，同是新興階級女性為自己訂製肖像畫的例子。在構圖上則與威廉斯永利向雷諾茲訂製的《聖塞西莉亞》【圖 27】非常相似，如前所述，雷諾茲曾挪用米尼亞德的構圖，再創造屬於自己的新作品，而他的畫作顯然又再次被科普里學習：畫中主角是彈奏豎琴的德比夫人，左上方有著小天使盤旋在透著光芒的雲朵上，不同於雷諾茲畫中，僅一名小天使側耳傾聽謝里丹夫人的演奏，德比夫人肖像畫中的兩位小天使則俏皮的與「聖塞西莉亞」對視著。而相較於以往畫作中，聖塞西莉亞總維持著一貫嚴肅或平靜的表情，由德比夫人所裝扮的「聖塞西莉亞」，望向小天使的眼神卻顯得溫柔許多，嘴角也隱隱泛著笑意。這名德比夫人究竟是何許人也？她為何要訂製這樣一幅肖像？

⁵² Martin Postle, *Joshua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Celebrity*, p. 256.

⁵³ 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 <<https://www.mfa.org/collections/object/mrs-billington-17651768-1818-as-saint-cecilia-32017>> (2019/9/30 瀏覽)

⁵⁴ Robyn Asleson ed., *Notorious Muse: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Culture, 1776-1812* (New Haven: Published for the Paul Mellon Centre for Studies in British Art [and] the 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

⁵⁵ Gillian Perry, Colin Cunningham eds., *Academies, Museums, and Canons of Art*, p. 166.

德比夫人 (Mrs. Richard Crowninshield Derby, 1783-1832) 生於緬因州波特蘭市，結婚後，於 1801 年展開了她的歐洲大旅行。她留下的信件和日記記錄了她在英國、瑞士、法國和義大利的兩年旅程，並證明了她對歐洲建築和藝術品的熱情。⁵⁶ 這場赴歐大旅行，對於德比夫人來說，是場增廣自己藝術見聞的朝聖之旅，她非常期待能在旅程中更加精進自己的品味以及鑑賞能力。委託畫家所作的《德比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則是返回美國前的紀念品，也是作為自己經過大旅行洗禮後，品味煥然一新、學有所成的證明。如畫中德比夫人的服裝，是十九世紀初的法國時裝，由於布料較輕薄且少，一度為保守的英國社會所譴責，恰能作為德比夫人至歐陸旅行後接受新品味的佐證。⁵⁷ 藉由讓畫家將自己比擬為聖塞西莉亞，一方面形塑出優雅、有品味、有文化的女人形象，另一方面也想強調自己在藝術與文化推廣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⁵⁸ 而這正是這幅肖像畫的特殊之處，畫中女子雖然看似在演奏樂器，卻不是想暗示觀眾自己是位音樂家，而是一名藝術贊助人。⁵⁹ 不僅是對藝術與音樂雙方面的致敬，更是德比夫人作出的一段宣告——未來，她將展開一連串藝術推廣與贊助活動。

我們現已知道，女性贊主也在十八世紀發揮更積極作用，借用畫家筆下自己的肖像畫作為一種控制自己在大眾面前所展示的形象之手段。⁶⁰ 1795 年出版的版畫《聖塞西莉亞》【圖 36】則又為我們呈現了聖塞西莉亞扮裝肖像畫的另一面貌。這幅依據羅素 (John Russell, 1745-1806) 於 1794 年所繪的粉彩畫而作的小型美柔汀，描繪了英國軍官穆雷爵士 (Henry Murray, 1784-1860) 的夫人 (Emily De Visme, Emily Murray, ? -1873) 八歲時的樣貌。身穿長洋裝的德維梅小姐優雅地跪坐在地上彈奏著豎琴，彷彿正注視著畫面外的觀者。除了從右方照來，或許暗指聖光的光芒，以及版畫下方書寫著頌揚聖塞西莉亞的詩歌以外，幾乎無異於世俗女孩的肖像畫。然而，本幅版畫的存在，再次強調了十八世紀，不局限於管風琴，⁶¹ 「女子演奏樂器」的行為，在當時同樣很容易與聖塞西莉亞形象產生連結，幾乎已成既定印象了。

⁵⁶ Jessica Lanier, "Martha Coffin Derby's Grand Tour: 'It's Impossible to Travel without Improvement'," p. 37.

⁵⁷ Jessica Lanier, "Martha Coffin Derby's Grand Tour: 'It's Impossible to Travel without Improvement'," p. 40.

⁵⁸ Jessica Lanier, "Martha Coffin Derby's Grand Tour: 'It's Impossible to Travel without Improvement'," p. 37.

⁵⁹ Jessica Lanier, "Martha Coffin Derby's Grand Tour: 'It's Impossible to Travel without Improvement'," pp. 40-41.

⁶⁰ Linda Walsh, *A Guide to Eighteenth-Century Art*, p. 77.

⁶¹ 早在 1725 年，賀加斯 (William Hogarth, 1697-1764) 作了一幅銅版畫，用以嘲笑肯特 (William Kent, 1684-1748) 為倫敦聖克萊門特丹尼斯教堂 (St. Clement Danes Church) 作的祭壇畫。畫中描繪了一個天堂唱詩班，有五名唱歌的天使，他們的歌聲引來其他飄浮在空中的小天使，以及以鴿子形象示人的聖靈。這幅畫實際上涉及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英國複雜的宗教與政治色彩，賀加斯為諷刺關於肯特祭壇畫的謠言，在版畫下方寫下反話，其中也提及，天使演奏管風琴的畫面，「並不會」讓行家聯想到聖塞西莉亞。側面反映了天使唱詩班女子以及管風琴的組合，很容易被視為聖塞西莉亞的普遍共識。參見 Clare Haynes, *Pictures and Popery: Art and Religion in England, 1660-1760* (Aldershot: Ashgate, 2006), p. 83.

人們對於音樂的重視程度也日漸加劇，音樂逐步成為中產階層家庭生活中，難以或缺的休閒娛樂。⁶² 看待音樂眼光的轉變，也反映在仕女的肖像畫中：十六世紀女音樂家的肖像中，通常並不置放樂器。或許比起強調賴以維生的技藝，她們更期望能被視為有能力作肖像畫的貴族，擁有高貴的社會地位。⁶³ 到了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法國，女子拿樂譜或奏樂的圖像，遍布版畫與油畫之中，演奏樂器已被普遍視為有教養的代表，⁶⁴ 其後也成為整個歐洲的整體價值觀。十八世紀女性在肖像畫中持有樂器作為道具，便是十分常見的現象。樂器在畫中也有特殊的意涵，助於建立畫中仕女們「如同美麗又有才華的音樂家」這樣良好的社會形象。⁶⁵ 當時的上層階級女子，也傾向透過演奏音樂，展現自己不僅擁有昂貴樂器，還有著豐富的音樂知識以及精緻的品味。畢竟，出生良好的女性才有多餘的時間從事音樂演奏。⁶⁶

除此之外，仕女畫像中樂器的置入，也必須符合當時社會認可的婦女形象。歌唱便被視為得以良好展現女性美德，大鍵琴（*harpsichord*）、斯皮耐琴⁶⁷、鋼琴以及豎琴，也被視為特別適合由女性演奏。⁶⁸ 其中，大鍵琴可謂巴洛克音樂的核心樂器，在十七、十八世紀紅極一時，但是它的價格昂貴，使其難以被下層階級所負擔的樂器，反倒成為上流社會女性的寵兒。⁶⁹ 演奏豎琴與唱歌也是才華洋溢的富家千金的必備技能。⁷⁰ 十八世紀聖塞西莉亞的扮裝肖像畫，作為音樂仕女畫像的分支，對於樂器的看法與選擇自然也如出一轍。歸納以上十八世紀扮裝式肖像畫之中，聖塞西莉亞演奏的樂器，分別如下：《謝里丹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

【圖 23】為管風琴；羅姆尼《比林頓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圖 33】則為大鍵琴；韋斯托爾《漢彌爾頓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圖 34】由於未將樂器完整畫出，只能推測為某種鍵盤樂器；雷諾茲《聖塞西莉亞》【圖 27】、科普里《德比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圖 35】、羅素《聖塞西莉亞》【圖 36】則皆為豎琴。最特別的要屬雷諾茲的《比林頓夫人》【圖 31】，「聖塞西莉亞」再次恢復

⁶² Hilliard T. Goldfarb ed. *Art and music in Venic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Baroque*, p. 28.

⁶³ Lisa Ann Festa, "Representation of Saint Cecilia in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Painting and Sculpture," p. 233.

⁶⁴ Elise Goodman, *The Cultivated Woman: Portrai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Tübingen: Narr, 2008), p. 83.

⁶⁵ Gillian Perry, *Spectacular Flirtations: Viewing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Theatre, 1768-1820*, p. 150.

⁶⁶ Gillian Perry, *Spectacular Flirtations: Viewing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Theatre, 1768-1820*, p. 158.

⁶⁷ 參見註腳 21。

⁶⁸ 男性演奏鋼琴或豎琴的圖畫則很少出現在十八世紀，他們通常被認為適合演奏小提琴；吉他則被認為需要學習的技巧低於鋼琴和大鍵琴，適合做為女性的休閒娛樂。此外，相較於鍵盤樂器被認為是家庭中演奏的樂器，吉他則常與戶外連結。參見 Gillian Perry, *Spectacular Flirtations: Viewing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Theatre, 1768-1820*, pp. 158-166. 以及菲利浦·威爾金森著，《改變音樂的 50 種樂器》，殷德倫譯，頁 143。

⁶⁹ Gillian Perry, *Spectacular Flirtations: Viewing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Theatre, 1768-1820*, p. 160.

⁷⁰ 菲利浦·威爾金森著，《改變音樂的 50 種樂器》，殷德倫譯，頁 143。

早期沒有樂器相伴的狀態，她只是一名並未歌唱的歌手，靜靜望著盤旋在身邊的小天使合唱著。⁷¹

演奏樂器除了反映音樂才華外，透過演奏，能否呈現女性優美的姿態，也是當時社會所關心的。1781 年，Lord Kames（1696-1782）曾寫道：

在這個國家，教女孩們大鍵琴是很普遍的一件事，彈大鍵琴能良好地展現美麗的手以及靈活的手指，而不必思考她們是否同時也擁有良好的音樂天賦以及好耳朵。⁷²

1811 年出版的一本書籍《優雅之鏡：或者，英國女士的裝扮》（*The Mirror of the Graces: Or, The English Lady's Costume*）之中也形容《德比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中豎琴的形狀及演奏方式非常吻合畫中女性優雅的身姿。⁷³

結語

聖塞西莉亞圖像在十八世紀，不僅有藝術家依循傳統，繼續繪製宗教意涵濃厚的畫作，也有依託聖塞西莉亞良好的形象，為十八世紀新興階級婦女所繪製的肖像畫。除了在圖像上有所改變，在使用脈絡上也別開生面。脫離早期宗教壁畫與濕壁畫，從樂譜的使用到名媛的肖像訂製，在在顯示聖塞西莉亞在十八世紀儼然成為音樂的代言人。

順應十八世紀新興階層的品味與要求，聖塞西莉亞的形象在此時也常被借用以表彰上流名媛的某些特質。歌手、演員可藉由聖塞西莉亞，彰顯自己才華洋溢的歌唱、表演能力；藝術贊助人則可藉由聖塞西莉亞，塑造自己熱愛藝術與文化，富有品味的形象。

豎琴也在十七世紀末作為新的音樂元素，在聖塞西莉亞圖像傳統中萌芽，到了十八世紀，由於豎琴在當時普遍被視為一種適合上流女性的高級樂器，贊助人

⁷¹ 另有一件關於這幅畫的趣事：音樂家海頓（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曾被比林頓夫人邀請至雷諾茲家中觀看這幅作品。海頓表示這幅畫中有個奇怪的錯誤——否則將與比林頓夫人本人更為相似——雷諾茲應該畫比林頓夫人唱歌給小天使聽，而非天使歌唱、夫人凝聽。參自 Martin Postle, *Joshua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Celebrity*, p. 224.

⁷² 原文為：“In this country it is common to teach girls the harpsichord, which shows a pretty hand and nimble fingers, without ever thinking whether they have a genius for music, or even an ear.” 參自 Gillian Perry, *Spectacular Flirtations: Viewing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Theatre, 1768-1820*, p. 160.

⁷³ Jessica Lanier, “Martha Coffin Derby's Grand Tour: 'It's Impossible to Travel without Improvement',” p. 40.

與藝術家在商業與社交考量下，攜手創造了精采的扮裝聖塞西莉亞肖像畫，以往與聖塞西莉亞少有連結的豎琴，在此時大放光彩，藉以展現女性優雅形象，成為聖塞西莉亞圖像脈絡之中不容忽視的新星。

即使是扮裝為聖塞西莉亞的肖像，傳統圖像仍如影隨行。致力於將「雄偉風格」（Grand Style）融入肖像畫的雷諾茲，不僅吸取了十七世紀末期聖塞西莉亞演奏豎琴的母題，為謝里丹夫人作像，也採用了拉斐爾畫中聖塞西莉亞的形象，用以描繪比林頓夫人。謝里丹夫人畫像的流行，而後又影響了科普里的《德比夫人扮裝為聖塞西莉亞》。總體而言，十八世紀藝術家們，靈活運用傳統元素，再別出心裁地做出種種轉變與創新，為聖塞西莉亞圖像傳統，再次注入新的泉源。

參考資料

中文書籍

1. 胡永芬總編輯，《虔信宗教的賭徒：雷尼》，臺北市：閣林國際圖書，2002。
2. 馬克斯·韋德·馬修斯著，《樂器插圖百科》，區昊譯，太原：希望，2007。
3. 菲利浦·威爾金森（Philip Wilkinson）著，《改變音樂的 50 種樂器》，殷德倫譯，臺北市：積木文化，2017。
4. 謝斐紋，《音樂畫作與藝術風格：以圖像學論述》，臺北市：翰蘆，2017。

西文書籍

1. Asleson, Robyn ed., *Notorious Muse: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Culture, 1776-1812*, New Haven: Published for the Paul Mellon Centre for Studies in British Art [and] the 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Goldfarb, Hilliard T., *Art and Music in Venic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Baroque*,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3.
3. Goodman, Elise, *The Cultivated Woman: Portrai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Tübingen: Narr, 2008.
4. Haynes, Clare, *Pictures and Popery: Art and Religion in England, 1660-1760*, Aldershot: Ashgate, 2006.
5. Jacobus de Voragine, *The Golden Legend: Readings on the Saints*, trans. William Granger Ry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Mannings, David, *Sir Joshua Reynolds: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his Painting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Perry, Gillian, *Spectacular Flirtations: Viewing the Actress in British Art and Theatre, 1768-1820*,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Paul Mellon Centre for Studies in British Art, 2007.
8. Perry, Gillian, and Colin Cunningham eds., *Academies, Museums, and Canons of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1999.
9. Postle, Martin, *Joshua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Celebrity*, London: Tate Publishing; New York: Distribu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y Harry N. Abrams, 2005.
10. Sadie, Stanley, John Tyrrell,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vol.5, New York: Grove, 2001.

11. Walsh, Linda, *A Guide to Eighteenth-Century Art*,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6.

12. Williams, Peter F., *The Organ in Western Culture, 750-1250*,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文論文

謝雨芸，〈繪畫中的樂器：以義大利及法國巴洛克時期繪畫作品為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2018。

西文論文

Festa, Lisa Ann, "Representation of Saint Cecilia in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Painting and Sculpture," PhD. Diss, The Rutgers University, 2004.

西文期刊

1. Lanier, Jessica, "Martha Coffin Derby's Grand Tour: 'It's Impossible to Travel without Improvement'," *Woman's Art Journal*, Vol. 28, No. 1 (Spring-Summer, 2007), pp. 37-44.
2. Riedl, Helmut Philipp, "'St Cecilia' by Giuseppe Puglia in Winnipeg,"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136, No. 1098 (Sep., 1994), pp. 616-618.
3. Rasch, Rudolf, "Corelli's Contract: Notes on the Publication History of the 'Concerti Grossi... Opera Sesta'[1714]," *Tijdschrift van de Koninklijke Vereniging voor Nederlandse Muziekgeschiedenis*, Deel 46, No. 2 (1996), pp. 83-136.

網路資源

1. Waddesdon: <<https://waddesdon.org.uk/mrs-sheridan-character-st-cecilia-joshua-reynolds/>> (2018/12/04 瀏覽)
2. Musee du Louvre: <<https://www.louvre.fr/en/oeuvre-notices/saint-cecilia-angel-holding-musical-score>> (2019/1/9 瀏覽)
3. Pinacoteca Nazionale di Bologna: <http://www.pinacotecabologna.beniculturali.it/en/content_page/item/2811-st-cecilia-with-saints-paul-john-the-evangelist-augustine-and-mary-magdalene-ecstasy-of-st-cecilia> (2019/1/9 瀏覽)

圖版目錄

- 【圖 1】 Master of the Saint Bartholomew Altarpiece, *Saint Bartholomew Altarpiece*, c.1503, Oil on panel, Alte Pinakothek, Munich. 圖版來源：Wikimedi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eister_des_Bartholom%C3%A4usaltars_001.jpg#/media/File:Meister_des_Bartholom%C3%A4usaltars_001.jpg>
(2018/7/26 瀏覽)
- 【圖 2】 Raphael, *St. Cecilia with Saints Paul, John the Evangelist, Augustine and Mary Magdalen (Ecstasy of St. Cecilia)*, 1518, Oil on wood transported on canvas, 236 x 149cm, Pinacoteca Nazionale, Bologna. 圖版來源：Pinacoteca Nazionale di Bologna:
<http://www.pinacotecabologna.beniculturali.it/en/content_page/item/2811-st-cecilia-with-saints-paul-john-the-evangelist-augustine-and-mary-magdalen-ecstasy-of-st-cecilia> (2019/1/9 瀏覽)
- 【圖 3】 Marcantonio Raimondi, Designed by Raphael, *St Cecilia holding an organ, flanked by St Paul, St John the Evangelist, St Augustine and Mary Magdalen, musical angels above*, c.1515-16, Engraving, 265 x 158cm,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圖版來源：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42578?sortBy=Relevance&ft=Cecilia&offset=100&rpp=20&pos=104>> (2019/1/9 瀏覽)
- 【圖 4】 Guido Reni, Copy after Raphael, *Ecstasy of St. Cecilia*, 1600, San Luigi dei Francesi, Rome. 圖版來源：胡永芬總編輯，〈虔信宗教的賭徒：雷尼〉（臺北市：閣林國際圖書，2002），頁 4。
- 【圖 5】 Harmen Jansz Muller, *Cecilia spelend op het orgel*, 1590-1594 Engraving, 31 x 21.6 cm, Rijksmuseum, Amsterdam. 圖版來源：Rijksmuseum: <<https://www.rijksmuseum.nl/en/collection/RP-P-OB-2371>> (2018/11/2 瀏覽)
- 【圖 6】 Guido Reni, *St Cecilia*, 1606, Oil on canvas, 96 x 76 cm, Norton Simon Museum, Pasadena, CA, US. 圖版來源：Wikiart: <<https://www.wikiart.org/en/guido-reni/st-cecilia-1606>> (2018/7/14 瀏覽)
- 【圖 7】 Domenichino, *Saint Cecilia with an angel holding a musical score*, 1617-1618, Oil on canvas, 160 x 120 cm, Musée du Louvre, Paris. 圖版來源：<<https://fr.muzeo.com/reproduction-oeuvre/sainte-cecile-avec-un-ange-tenant-une-partition-musicale/le-dominiquin-0>> (2019/1/8 瀏覽)
- 【圖 8】 Giuseppe Puglia, *St. Cecilia*, c.1630, Oil on canvas, 101.6 x 136.8 cm, Winnipeg Art Gallery, Winnipeg. 圖版來源：Winnipeg Art Gallery:

<<https://www.wag.ca/art/collections/international-art/display,collection/47511>>
(2018/7/27 瀏覽)

【圖 9】Stefano Moderno, *Saint Cecilia*, 1599, Marble, church of St. Cecilia, Trastevere, Rome. 圖版來源：

<<http://zephyrinuszephyrinus.blogspot.com/2015/11/saint-cecilia-virgin-and-martyr-feast.html>> (2019/9/18 瀏覽)

【圖 10】Carlo Saraceni, *Saint Cecilia and the Angel*, c.1610, Oil on canvas, 172 x 139 cm, Galleria Nazionale d'Arte Antica, Rome. 圖版來源：Wikimedi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rlo_Saraceni_-_Saint_Cecilia_and_the_Angel_-_WGA20829.jpg> (2018/8/25 瀏覽)

【圖 11】局部 Raphael, *St. Cecilia with Saints Paul, John the Evangelist, Augustine and Mary Magdalen (Ecstasy of St. Cecilia)*, 1518, Oil on wood transported on canvas, 236 x 149cm, Pinacoteca Nazionale, Bologna.圖版來源：Pinacoteca Nazionale di Bologna:

<http://www.pinacotecabologna.beniculturali.it/en/content_page/item/2811-st-cecilia-with-saints-paul-john-the-evangelist-augustine-and-mary-magdalen-ecstasy-of-st-cecilia> (2019/1/9 瀏覽)

【圖 12】局部 Carlo Saraceni, *Saint Cecilia and the Angel*, c.1610, Oil on canvas, 172 x 139 cm, Galleria Nazionale d'Arte Antica, Rome. 圖版來源：Wikimedi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rlo_Saraceni_-_Saint_Cecilia_and_the_Angel_-_WGA20829.jpg> (2018/8/25 瀏覽)

【圖 13】Carlo Saraceni, *The Martyrdom of St. Cecilia*, 1600-1610, Oil on canvas, 136.2 x 98.5 cm,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Los Angeles. 圖版來源：<<https://collections.lacma.org/node/179328>> (2019/9/17 瀏覽)

【圖 14】Guido Reni, *St. Cecilia*, c.1610, Oil on canvas, 90 x 66 cm,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Gemäldegalerie. 圖版來源：Kulturpool: <http://www.kulturpool.at/plugins/kulturpool/showitem.action?kupoContext=default&itemExtId=GG_2301> (2018/12/25 瀏覽)

【圖 15】Onorio Marinari, *St Cecily*, turn of the 1670s and 1680s, Oil on canvas, 113.5 x 91.5 cm, Olomouc Archbishopric Museum. 圖版來源：Olomouc Archbishopric Museum: <<http://www.muoz.cz/en/collections/paintings--44/onorio-marinari--304/>> (2018/12/25 瀏覽)

【圖 16】Sebastiano Conca, *fresco on the ceiling of the main nave in Basilica of Santa Cecilia in Trastevere, Rome*, 1727. 圖版來源：Wikipedia:<https://ca.m.wikipedia.org/wiki/Fitxer:Santa_Cecilia_in_Trastevere_affresco_navata_centrale.jpg> (2018/12/17 瀏覽)

- 【圖 17】Giovanni Antonio Pellegrini, *St. Cecilia*, 1716, Oil on canvas, 72.2 x 40.5 cm, Staatsgalerie Stuttgart. 圖版來源：Wikimedi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ellegrini_-_Santa_Cecilia-027.jpg>
- 【圖 18】Valentin Metzinger, *Sveta Cecilija in sveta Barbara*, Oil on canvas, Size unknown, second quarter of 18th century, Medobčinski muzej Kamnik, Kamnik. 圖版來源：Wikimedi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Valentin_Metzinger_-_Sveta_Cecilija_in_sveta_Barbara.jpg#mw-jump-to-license> (2018/12/17 瀏覽)
- 【圖 19】Giambattista Tiepolo, *Saint Cecilia*, from 1750 until 1760, Oil on canvas, 97.7 x 79.3cm, Museu Nacional d'Art de Catalunya. 圖版來源：Museu Nacional d'Art de Catalunya:
<<https://www.museunacional.cat/en/colleccio/saint-cecilia/giambattista-tiepolo/064990-000>> (2018/12/22 瀏覽)
- 【圖 20】Sebastiano Conca, *Saint Cecilia*, 1735-45, Oil on canvas, 133 x 98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WEB Gallery of Art:
<https://www.wga.hu/html_m/c/conca/stceceili.html> (2018/12/22 瀏覽)
- 【圖 21】Francesco Bartolozzi, After Benjamin West, Published by Antonio Cesare Poggi, *St. Cecilia*, 1784, Stipple etching, 22 x 19cm, British Museum, London. 圖版來源：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assetId=749690001&objectId=3235817&partId=1> (2018/12/28 瀏覽)
- 【圖 22】Gilliam van der Gouwen after Francesco Trevisani, *St. Cecilia Playing A Lute*, 1714, Engraving, 18.4 x 24.1 cm. 圖版來源：Wurlitzerbruck:
<<http://www.wurlitzerbruck.com/prints-and-photos/gph-14179.htm>> (2018/12/18 瀏覽)
- 【圖 23】Joshua Reynolds, *Elizabeth Linley, Mrs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as Saint Cecilia*, 1775, Oil on canvas, 142.8 x 115.5 cm, Waddesdon Manor. 圖版來源：Waddesdon Manor: <<https://waddesdon.org.uk/the-collection/item/?id=365>> (2019/9/28 瀏覽)
- 【圖 24】Richard Samuel, *Portraits in the Characters of the Muses in the Temple of Apollo*, 1778, Oil on canvas, 132.1 x 154.9 cm,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圖版來源：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https://www.npg.org.uk/collections/search/portrait/mw00328/Portraits-in-the-Characters-of-the-Muses-in-the-Temple-of-Apollo?LinkID=mp04093&role=sit&rNo=0>> (2018/12/21 瀏覽)
- 【圖 25】William Dickinson, after Sir Joshua Reynolds, *Mrs. Sheridan as St Cecilia*,

1776, Mezzotint, 45.9 x 35.4 cm,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圖版來源：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https://www.npg.org.uk/collections/search/portrait/mw205224/Elizabeth-Ann-Sheridan-ne-Linley-as-St-Cecilia>> (2018/12/22 瀏覽)

【圖 26】Samuel William Reynolds, after Sir Joshua Reynolds, *St Cecilia*, late 18th century, Mezzotint, 22.6 x 16.3 cm,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圖版來源：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

<<https://www.npg.org.uk/collections/search/portrait/mw67536/Elizabeth-Ann-Sheridan-ne-Linley-as-St-Cecilia>> (2018/12/22 瀏覽)

【圖 27】Joshua Reynolds, *Saint Cecilia*, 1775, Oil on canvas, 279 x 160 cm,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Los Angeles. 圖版來源：Wikiart:

<<https://www.wikiart.org/en/joshua-reynolds/st-cecillia>> (2018/12/30 瀏覽)

【圖 28】Mignard Pierre, *Sainte Cecile singing to the Lord*, 1691, Oil on canvas, 74 x 56 cm, Louvre Museum, Paris. 圖版來源：Getty Images:

<<https://www.gettyimages.hk/detail/%E6%96%B0%E8%81%9E%E7%85%A7%E7%89%87/sainte-cecile-singing-to-the-lord-1691-mignard-pierre-louvre-%E6%96%B0%E8%81%9E%E7%85%A7%E7%89%87/959539110>> (2019/9/30 瀏覽)

【圖 29】Francesco Solimena, *Santa Cecilia e un angelo*, c.1695, Oil on canvas, 64 x 48.5 cm, Accademia Carrara, Bergamo. 圖版來源：Accademia Carrara: <<https://www.lacarrara.it/en/catalogo/06ac00986/>> (2019/9/29 瀏覽)

【圖 30】Claude Duflos, after Pierre Mignard, *Sainte cecile singing to the Lord*, 1691-1703, Engraving, 52.8 x 37.2 cm, British Museum, London. 圖版來源：British Museum: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1471034&partId=1&searchText=engraving+Cecilia&page=1> (2019/9/30 瀏覽)

【圖 31】Joshua Reynolds, *Mrs Billington*, 1789, Oil on canvas, 239.7 x 148 cm, Beaverbrook Art Gallery, New Brunswick. 圖版來源：Postle, Martin, *Joshua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Celebrity* (London: Tate Publishing; New York: Distribu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y Harry N. Abrams, 2005), p. 224.

【圖 32】James Ward, after Joshua Reynolds, *Mrs Billington as St Cecilia*, 1800, Mezzotint, 65.2 x 41.3cm,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圖版來源：The British Museum: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1537834&partId=1&people=132247&peopleA=132247-1-6&page=1> (2018/12/30 瀏覽)

- 【圖 33】George Romney, *Mrs Billington as Saint Cecilia*, 1787-1788, Oil on canvas, 127.7 x 101.9 cm, 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 圖版來源：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 <<https://www.mfa.org/collections/object/mrs-billington-17651768-1818-as-saint-cecilia-32017>> (2019/9/30 瀏覽)
- 【圖 34】Richard Westall, *Lady Hamilton as St Cecilia*, Late 18th century - Early 19th century, Oil on canvas, 76.2 x 63.5 cm,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London. 圖版來源：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http://collections.rmg.co.uk/collections/objects/13830.html>> (2018/12/30 瀏覽)
- 【圖 35】John Singleton Copley, *Mrs. Richard Crowninshield Derby as St. Cecilia*, 1803-1804, Oil on canvas, 240.03 x 147.32 cm,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rt Museum. 圖版來源：Mintmuseums: <<http://mintmuseums.org/art/collections/item/st-cecilia-a-portrait-mrs-richard-crowninshield-derby/>> (2018/12/30 瀏覽)
- 【圖 36】William Bond, After John Russell, Published by William Bond, *St Cecilia*, 1795, Stipple etching, 49.7 x 37.3cm,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圖版來源：The British Museum: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3137800&partId=1&people=131776&peoA=131776-2-70&page=1> (2018/12/30 瀏覽)

圖版



【圖 1】

Master of the Saint Bartholomew Altarpiece, *Saint Bartholomew Altarpiece*, 1503.



【圖 2】

Raphael,
*St. Cecilia with Saints Paul, John the
Evangelist, Augustine and Mary Magdalen
(Ecstasy of St. Cecilia)*
1518.



【圖 3】

Marcantonio Raimondi, Designed by Raphael
*St Cecilia holding an organ, flanked by St Paul,
St John the Evangelist, St Augustine and Mary
Magdalen, musical angels above*
1515-1516.



【圖 4】

Guido Reni, *Ecstasy of St. Cecilia*, 1600.



【圖 5】

Harmen Jansz Muller,
Cecilia spelend op het orgel,
1590 -1594.



【圖 6】

Guido Reni, *St Cecilia*, 1606.



【圖 7】

Domenichino, *Saint Cecilia with an angel holding
a musical score*, 1617-1618.



【圖 8】

Giuseppe Puglia, *St. Cecilia*, c.1630.



【圖 9】

Stefano Moderno, *Saint Cecilia*, 1599.



【圖 10】

Carlo Saraceni, *Saint Cecilia and the Angel*, c.1610.



【圖 11】

Raphael, *St. Cecilia with Saints Paul, John the Evangelist, Augustine and Mary Magdalen (Ecstasy of St. Cecilia)*, 1518. 局部



【圖 12】

Carlo Saraceni, *Saint Cecilia and the Angel*, c.1610. 局部



【圖 13】 Carlo Saraceni, *The Martyrdom of St. Cecilia*, 1600-1610.



【圖 14】

Guido Reni, *St. Cecilia*, c.1610.



【圖 15】

Onorio Marinari, *St. Cecilia*,
turn of the 1670s and 1680s.



【圖 16】

Sebastiano Conca,
*fresco on the ceiling of the main nave in
Basilica of Santa Cecilia in Trastevere, Rome,*
1727.



【圖 17】

Giovanni Antonio Pellegrini
St. Cecilia
1716.



【圖 18】

Valentin Metzinger,
Sveta Cecilija in sveta Barbara,
second quarter of 18th century.



【圖 19】

Giambattista Tiepolo (1696 -1770) ,
Saint Cecilia,
from 1750 until 1760.



【圖 20】

Sebastiano Conca,
Saint Cecilia,
1735-1745.



【圖 21】

Francesco Bartolozzi, After Benjamin West,
Published by Antonio Cesare Poggi,
St. Cecilia, 1784.



【圖 22】

Gilliam van der Gouwen after Francesco
Trevisani, *St. Cecilia Playing A Lute*, 1714.



【圖 23】

Joshua Reynolds, *Elizabeth Linley, Mrs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as Saint Cecilia*, 1775.



【圖 24】

Richard Samuel,
Portraits in the Characters of the Muses in the Temple of Apollo,
1778.



【圖 25】

William Dickinson, after Sir Joshua Reynolds,
Mrs. Sheridan as St Cecilia, 1776.



【圖 26】

Samuel William Reynolds, after Sir Joshua
Reynolds, *St Cecilia*, late 18th century.



【圖 27】

Joshua Reynolds, *Saint Cecilia*, 1775.



【圖 28】

Mignard Pierre, *Sainte Cecile singing to the
Lord*, 1691.



【圖 29】

Francesco Solimena, *Santa Cecilia e un angelo*,
c.1695.



【圖 30】

Claude Duflos, after Pierre Mignard, *Sainte cecile singing to the Lord*, 1691-17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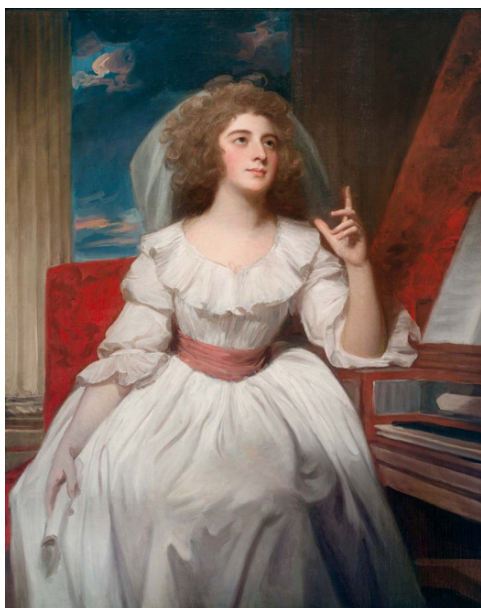
【圖 31】

Joshua Reynolds,
Mrs Billington as St Cecilia, 1789.



【圖 32】

James Ward, after Joshua Reynolds,
Mrs Billington as St Cecilia, 1800.



【圖 33】

George Romney,
Mrs. Billington as Saint Cecilia,
1787-1788.



【圖 34】

Richard Westall,
Lady Hamilton as St Cecilia
Late 18th century - Early 19th century.



【圖 35】

John Singleton Copley,
Mrs. Richard Crowninshield Derby as St. Cecilia, 1803-1804.



【圖 36】

William Bond, After John Russell,
Published by William Bond,
St Cecilia, 1795.